



日本慘變的社會背景與其影響

陳開夫

二月二十六日日本發生了驚人的事變，就是當總選舉剛纔結束

的時候，平時帶有禁衛京城性質的駐東京第一師團一部份將士，突然暴動，殺害了首要的元老重臣；占據了中央政府的公署；企圖強制改變現政府的機構與其政策。這是日本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的大變，是不能不使人注意的。尤其是因為事變的發生是在世界滿佈着戰雲，國際關係極度緊張的今日，而其主動的軍人則為代表極右的國家主義分子。這使我們感到更有嚴重的意義。

本來所謂政變是屬於一國的內政範圍的，似乎政變的結果對於其本國內政上有某種影響之外，別無什麼嚴重意義了。但是因為（一）日本叛軍所要改造其現政府者，不僅是現政府的機構與對內的政策，並且他們還涉及其對外政策；（二）少壯派的叛亂者，平日意識驕橫，常以「向外擴張」「統治亞洲」等口號來號召其國人；（三）我國地理上既與日本隣近，而近年來又迭次發生事變，兩國民間感情失調，同時懸案疊疊，至今還是無由解決。所以此次慘變的結果如何，不但在

日本的內政上與世界政治動態上有嚴重的影響，并且簡接直接地又可使我國與日本的關係上發生重大的變化。所以吾人對於此次事變，是不能置之腦後，而應予以必要的注意。

下面我們就把這次事變的社會背景與其對於日本內政及世界政治上的影響來分析一下吧。

一 東京事變的社會背景

原來自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的經濟文化上雖有一般的進步，但其社會均衡的失調則為經常的現象，即一方面幾個財閥支配着全國主要的經濟機能；他方面下層的平民，尤其瀕於赤貧而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佃農亦陷在慢性的破產過程中。至於日本的產業，在工業的技術上看來，則小工廠經營在全國產業中的地位，尚比英德等國來得大些，但是資本的集中卻也非常可觀。按全國十四個的康采令（Konzern），其實收資本總額實達五十萬萬日元之多，而其中尤以三井、三菱

104994 興安田等三個康采令居於領導地位。在此五十萬萬日金的資本總額中，三井康采令實占百分之二二·四；三菱占百分之一五·五；而安田

雖較少也要占到七·二%。這種巨額的資本，在日本經濟上占着如何

重要的地位，可在下面的一些數字中得到明白的解答。即在三井康采

令的屬下，（1）三井銀行的資本總額達一萬萬日金，為全日本五大

銀行中的第二大銀行。此外如日本銀行與橫濱正金銀行等的主要國

立銀行中，三井的股份也占極重要的地位。（2）在工業方面三井鐵

礦占日本內地產鐵總量百分之六十，日本的化學工業中賽路紙肥料

等的生產幾乎都是三井所獨占的，此外全日本的紡錠三井也占百分

之十五，東京、大坂、北海道、朝鮮等處電流的供給，大部份也是三井屬下

的。（3）在日本的輸出入貿易方面每年經過三井輸出入會社之手

者，其總額實達十五億日金，這個數目約與我國每年的對外貿易（包

括輸出及輸入）總數相差無幾，而比近幾年來我國國際貿易的總額

還要多些。

至於三菱康采令，有名的三菱銀行，其資本總額達五千萬日金，該

銀行中所儲的存款總額約有五萬萬日金之巨。至於在國立的日本銀

行及橫濱正金銀行中，三菱的股份也占極重要地位。至在冶金、煤、窒素、

窒素化合物、礦黃產物以及顏料、肥料、人造絲等工業上，三菱均占全日

本生產量的最重要部份。三菱康采令另一大地盤就是運輸工業，世界

有名的三菱長崎造船所與日本一流的廣島神戶等大造船所，都是三

菱的。而橫濱造船所也在三菱的影響之下。至於太平洋上最大的海運
公司之一，日本郵船會社的股票，三菱要占到一半以上，而其整個的會
社是在三菱的支配之下。

此外安田、住友、大倉等的康采令，雖其勢力沒有像三井、三菱等那
麼雄厚，但他們也各支配着日本經濟的重要命脈。如安田康采令下的
安田銀行，其資本總額竟達一萬萬五千萬日金，為日本最大的銀行。所謂
淺野康采令（其屬下有水泥工業造船所礦業及電氣工業等）實也
在安田的影響之下的，而南滿鐵道的最大私人股東也就是他。

上面的數字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這就是說，全日本的經濟命
脈大部份是操縱在十四個財閥的手中。而日本政府的一切施政也就
不得不依據着這十四個財閥的意志而行的。

在這十四個大財閥的對照之下，占日本人口絕對大部份的工人
與小農們則是怎樣呢？他們是經常地在失業破產的威脅下，過着半餓
半飢的生活。工人方面，工資之薄幾乎與我國相等，在現在各大工業國
中，日本工人生活水準無疑是再低沒有了。前年世界勞動會議中，甚至
於日本自己的代表（由政府指派的）也自認日本工資之薄為全世
界所沒有。至於農民方面，我們只看其負債總額已達一百萬萬日金以
上，就可知其大概了。日本的工業雖甚發展，但其農業的生產技術則仍
與我國一樣，而其土地的肥沃，則是遠不及我國，但其地租，似乎也不比
我國來得低些。

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就是日本社會均衡失調的總根原。在日本經濟不斷發達的時代，固然下層人民的生活也有隨着改善的可能，而不至於直接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自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以來，日本的百業頓時蕭條，財閥爲着維持其企業加緊裁工減俸，下層人民生活更趨困苦而漸漸失望了。於是日本的社會不安也漸漸地表面化了。一方面主張推翻日本資本主義制度者（極左派）固然聲勢日趨浩大，而他方面極右派的思想亦蓬勃地產生。

極右派的基礎多在下級青年將校與失業的知識分子中，所以也有人名之曰少壯派。至於其政治綱領，雖沒有像極左派的那麼明顯而有系統，但把他歸納起來，大概可以分述如下：（註）（一）推翻元老、重臣、政黨、財閥政治，發揮天皇的天職，澄清現有政治積弊。（二）實施統制經濟，發展日本的經濟并調整貧富的不均。（三）發展日本的國威，實行急進的向外擴張政策。這種政綱簡單地來說就是對內獨裁，對外侵略。而其所用的步驟，則是異常急進。在原則上說來，這與意大利、德國的法西斯黨的綱領毫無差別。所以也有人稱這種極右派爲法西斯蒂的。日本法西斯派的綱領，從理論上嚴格地說來，似乎是矛盾百出的，但是牠卻使一部份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受到熱烈的擁護，他的影響是在一天天的擴大。這種法西斯派影響的擴大，顯然在日本社會內部產生了新的大問題，即本來日本內部的最大社會問題爲極左派與支配階級的對立。但是現在，在這種對立的同时，支配階級的內部更產生了

穩健派（以主要的元老、重臣、政黨以及一部份的財閥爲代表的）與法西斯派的對立了。因爲法西斯派的本質是和穩健派一樣地同屬支配階級的一分野，所以他們勢力的發展比什麼都要來得快。即當狹隘的愛國主義者改造現有日本社會的意見博得一部份日本主義者同情的同時，暗殺元老、重臣、財閥們的恐怖活動也就續出。這使主要的元老、重臣以及財閥們所代表的現有日本政治機構發生了莫大的危險。但是誰都知道，日本社會內部之產生新的問題，是日本現有經濟體系矛盾嚴重化的一種反映。若不是根本改革這種經濟體系，則這種社會矛盾也決不能解決的。然而要根本改革日本現有的經濟體系的矛盾，那決不是日本支配階級中任何一派（縱令是法西斯派）所能做到的。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現在日本政治機關所能做到的只有用某種政策，來緩和這種社會矛盾。這個最好的緩和政策就是努力向外擴張，使其經濟能夠得到全般的發展基礎，賴此以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而緩和這種社會的新矛盾。

卻好是在這樣的時候，世界形勢因經濟恐慌的關係激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歐美的列強因爲困於國內的不安與國際關係的緊張，使其對於遠東的支配力大形削減。日本政府乘着這個機會，於是開始大舉侵襲我國，而我國的東北諸省也就因此被犧牲了。

對於日本來說，瀋陽事變發生以來的結果，一時的確使其內部的矛盾緩和了不少。而法西斯派的注意力也都移向國外去了。但是另一

104996 結果，卻使日本經濟發展更加矛盾起來，因向外發展，既不能調整原有國內的貧富對立，同時國內下層人民的一般生活狀態也沒有因此而改善。這在下面的數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即如以一九三〇年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爲一〇〇，至一九三三年則即昇至一二四·一，一九三四年爲一三五，而去年前一季的指數則達一四三·七（見三菱景氣研究所的報告）。但是相反方面，工資的指數卻是只會低下，即一九二八年的指數爲九八·六，一九三一年爲九一·三，而一九三五年則僅爲八一·二了。若我們更注意到同期中日本物價的騰貴（零售價格指數，一九三一年爲一三六，一九三五年爲一五〇），則可見工人的生活比九一八事變以前是更加惡化了。至於日本的農民方面，其境遇則比工人更不如了。據去年一月二十九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農民因過渡貧困而向銀行抵押的土地，若以一九三〇年的指數爲一〇〇，則其第二年爲一〇九，一九三二年爲一一八，一九三三年爲一三八，而一九三四年爲二六二。即四年中約增加二倍半以上，而其增加的趨勢是愈來愈甚了。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農民的土地抵押於銀行的實額，已達二十五萬二千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二萬五千四百二十町步）。

耕田抵押於銀行者日增，這充分地表示出日本農民破產的劇烈。所以侵略東北的意義，對於日本來說雖然一部份財閥大得其利，但下層人民如工人農民與都市小資產者之類卻毫無利益可言。這樣日本政府企圖向外擴張以緩和國內社會矛盾的目的，可說是一些沒有達到。

不僅如此，因爲九一八事變，一方面軍事行動的結果，使直接的軍費支出頓時增加起來（四年中所謂「滿洲」事件費的支出共達九億〇三百萬日金）；他方面因爲同樣的原因促使國際關係更加緊張，戰爭的危機更加迫切，於是軍備外交內政等的一切費用又不得不激增。如海陸軍費一九三一年僅爲四億〇六百萬日金，一九三二年即增至六億九千六百萬日金，一九三三年增至八億五千一百萬日金，一九三四年增至九億三千九百萬日金，而一九三五年更增至十億二千二百萬日金。這樣在貧弱的日本財政基礎上就發生了意外的困難。因爲日本國庫常年的歲入總共不過十四五億，自東北事變之後，軍費等支出大加，使國庫的歲出有加無已。例如事變前的一九三〇年國庫歲出總共爲十五億五千五百七十萬元，第二年亦僅十四億七千六百萬元，但至一九三二年即增至二十億〇一千二百萬元，次年更增至二十三億〇九百萬元，其後則經常是在二十二億元之上了。這就是說，因實行侵略的結果，國庫歲入的不足，每年實達百分之三四十。而歲出中公開的軍費（軍費一部份是用別種名義支配的沒有計算在內）已占國庫實際歲入的百分之七十有餘了。這種不均衡的財政狀態，顯然會變成一種破壞社會的力量，因爲爲着補足國庫支出起見，國家就不能不增加稅收與發行大批的公債。現在日本人民的擔稅狀態顯然已超過其所能負擔的力量以上了。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調查一百七十七個農村的擔稅狀態，平均每戶爲五〇·六七

日金，而七十二個的城市中，平均每戶的擔稅額為一百一十一日金。在城市中平均每戶一百一十圓的稅額，似乎不算怎麼多，但是一方面過着半餓生活而在賣田鬻女的日本農家，每戶的擔稅額在五十圓以上，這實在是有些可怕。又據德國經濟評論所公表的數字，謂一九三四年日本國民，在一年中平均每人所得為五十·四日金，那麼可知日本人民所負擔的稅額幾乎將及其全年所得的三分之一或一半了。所以一九三三年民政黨的總裁若槻男爵，對於軍部的要求龐大軍費，曾有死骨架大砲之諷罵。事實上近幾年來，日本國庫的支出雖然不斷地增大，但稅收方面早已至於絕境而無法增加了。高橋藏相反對增高稅率而主張自然增稅顯是因爲這樣的緣故。

稅收既然不能再增，這樣填補財政的赤字就不得不向公債去設法，公債一般地說可分爲外債與內債二種。日本的國際信用既其薄弱，又因爲其侵略亞洲大陸引起各列強的仇視，故舉行外債早成不可能之事。而內債方面又是發無可發了。計日本的內債已達一百三十億圓之巨（九一八事變後約增加六七十億），這一百三十億的內債顯然將超過其飽和點了。如果再行增發不已，不但人民已無法擔負，并且全國大規模的金融恐慌也將因此而發生，蓋在全國儲蓄銀行的準備庫中，國債已達十七億一千七百萬圓，地方債九億五千萬圓，而半官的企業債達八億五千五百萬圓，合計總額達三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圓。但是這些銀行中的儲款總額僅有三十二億圓，換言之，儲蓄銀行已將所

有存款購買內債，這樣國家經過銀行之手，將國民所有的餘款都彙集拿用了。這種情形顯然是歷史上所不多見的。公債的膨脹在儲蓄銀行中所表現的是如此，則其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這樣很明白的，本來可以緩和日本社會內部矛盾的對外擴張政策，現在因爲財閥利潤的增加，平民生活的惡化，以及國家財政的矛盾加緊等關係，反而更使原有的社會矛盾在新的條件下益加嚴重化起來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無怪以高橋爲代表的一般財閥們，對於日本目下的財政狀態發生了極度不安的情緒。而開始反對急進派所堅持的擴大軍備，不辭發動戰爭，努力向外擴展的主張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因爲軍備的擴大使軍需工業特殊地繁榮起來（這是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般重工業及化學工業家以及其連帶關係者卻對於法西斯派急進的侵略政策發生特別興趣，這樣因爲加緊對外侵略的結果就使日本支配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更複雜化起來。雖然一般的說來，日本的支配階級都一致希望向外擴張，但是其政策上的緩急問題卻大有爭執。代表急進侵略主義的法西斯派，在這種爭執中，眼見得比較穩健的元老重臣們爲着一部份金融巨頭們的利益，使他們不能如願行動，於是對於當前政府的仇視心理益加濃厚起來了。

一 穩健派與法西斯派鬭爭的演進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因爲社會矛盾的進展，自然法西斯派的

憤恨也只會增加而其運動也只會擴大與積極化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法西斯分子終於發動了他們第一次有組織的恐怖行動。他們組織了血盟團，準備「一人殺一」，以消滅其心目中仇視的元老、重

臣、政黨、官僚與財閥們。結果當時的首相犬養毅氏是被這次恐怖運動所犧牲了。但是血盟團的兇手在犯罪的過程中卻得到愛國的榮譽，引起了社會不少的同情。

當犬養氏被殺害之後，代表着穩重派的元老重臣們，深覺政黨政治因法西斯派的反對已不能統治現在的日本，因之就不能不捨棄專門依賴政黨治國的政策，乃組織所謂超政黨的齋藤內閣。齋藤內閣在表面上看來是與英國的國民政府類似的，即集合重臣與政黨的力量所組成的「舉國一致」內閣。而其特別的意義就在於調和支配階級內部穩健派與急進法西斯派的對立。但是這種「非常時」的「舉國一致」內閣，顯然不能如意地完成其特別的任務。即當齋藤內閣成立的當初，最大政黨的政友會首先表示不能擁護，而民政黨也表示不歡迎。但是同時這兩政黨又多少恐懼着青年法西斯派的危險，因此對於齋藤內閣也敢不過份積極地加以反對。同時爲着防禦法西斯派的勢力起見，而政民二黨間又成立了政黨聯盟，以保持其原有的勢力。

齋藤內閣成立的當時，卻好是國際聯盟調解中日糾紛的時候，在國聯理事會中，雖然我國是十足的被犧牲了，但是日本在吾國造成的現勢，也未得到列國的同情。日本恐怕將來受列強的脅制，最後就退出

了國聯。這雖然一方面是表示着日本更將堅持其對華政策，而他方面卻又證明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日本的支配階級在這樣的形勢下，如要繼續施展其政策，顯然就不得不準備反抗某些列強起而干涉的戰爭。但是日本因國力的薄弱，這多少是使一部份穩重分子發生動搖，當時外相內田康哉氏的去職就是一個良好的證明。

在這種情形之下，神兵團事件就繼續血盟團事件而發生了。在愛國勤勞黨中央委員天野辰夫（業律師）的領導之下，組織了幾個青年將校及失業知識分子與一位大資本家（松屋百貨公司經理），一共五六十人，準定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乘齋藤內閣的開會時，派隊襲擊會場。而將重臣們一律予以殺害。同時更準備着襲擊當時內大臣牧野伯爵，與政友會的總裁鈴木，民政黨總裁若槻等。但事前被警察所知，結果神兵團的部隊方纔集合準備動手而悉就捕了。

神兵團事件雖告消滅，但同時齋藤內閣的內部法西斯派的專權運動也達其沸點，這就是有名的陸相荒木貞夫氏企圖控制齋藤內閣的一切政策，同時更在陸軍中集合法西斯分子而成爲一有系統的派別。但是不久荒木貞夫氏雖有計劃，并發動東北事變的大功，究竟也不能不因元老重臣們的暗示而即行辭職。繼荒木的後任爲陸相者是林銑十郎大將。林氏是陸軍中的無派別者。但就任不到二月就感到其自己是一個傀儡，因爲陸軍部內辦事既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并且還有法西斯派有力分子暗示其不宜爲陸相，故意同他爲難。結果林氏不得

已就借其弟貪污受罪之名而提出辭職了。這在元老重臣們看來，確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這表示陸軍部內法西斯的勢力已有強固的基礎。陸軍部內這種情形的存在顯然對於元老重臣們施政是有很大的威脅的。結果政府再三堅持着林氏打銷辭意，最後林氏在元老重臣們默許其實施肅軍運動而復職了。

但是在林陸相復任之前，齋藤內閣的關係中，因有貪污行為，當時的商相中島與大藏次官異田等相繼被捕入獄。法西斯派乘着這個機會，即開始猛攻官僚政客政治，結果齋藤內閣終亦因此而潰滅了。

繼任齋藤內閣的是岡田內閣。岡田內閣的本質與其意義與齋藤內閣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不到一月，岡田內閣已覺其難以支持下去，於是立刻把齋藤內閣中的要人高橋是清氏又擡了出來做大藏大臣。高橋出馬之後，財政方面雖有相當辦法，然而岡田內閣整個的軟弱是沒有多大改變。尤其是當法西斯派集中火力進攻美濃部博士的憲法學說（即所謂天皇機關說）時，岡田內閣更顯得軟弱無能左右為難。最初岡田內閣的關係中大部份對於美濃部與反美濃部派之間的鬭爭是站在調和地位的。他們認為這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暗中極想這一鬭爭早些終息以免政治上惹起糾紛，但是海陸軍內的法西斯派對於岡田內閣這種態度大感反對。大角海相與林陸相為着維持其部內的統治起見，遂不得不犧牲美濃部而開始在內閣中攻擊政府，結果岡田政府就不能不聲明美濃部之天皇機關說為違反憲法，於是美濃

部的著作也悉受禁止處分，而其職位也被撤銷了。岡田內閣最初所希望的調和政策終歸失敗，甚至其自身也做了法西斯派的尾巴。法西斯派在這一鬭爭過程中因大獲勝利，其聲勢之大遂有不可一世之概。

在反美濃部博士憲法學說運動中，最使我們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政友會放棄本來的立憲主義而投降到法西斯派。他們積極地參加反美濃部運動，而並不比法西斯派來得文雅些。學理上的反對，一般說來是沒有的，而攻擊天皇機關說的主要手段，就是天皇高於一切的玄學主張。政友會的轉變態度，以及其進而與法西斯派勾結，也許是因為政友會企圖擴大其政治勢力的緣故。但是這種轉變的結果，不但使民政黨脫離與政友會的同盟，更積極地去支持岡田內閣，並且使政友會的內部也起了莫大的分化。會中望月、床次等幾位大領袖最後終於同鈴木系決裂了。在岡田內閣方面說來，因床次、望月們的參加自然是加強了，但同時政友會勾結法西斯派的結果，顯然使反對岡田內閣的勢力也大增起來了。因為日本法西斯主義，雖然被很多的青年所擁護，但是其組織上都是非常狹隘的，法西斯團體雖多至幾十個，但其中沒有一個團體會組織過廣大的羣衆，大多數的團體往往只有幾十人或幾百人，而各團體的中間又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系；雖說大家都是法西斯主義者，但都是各管各人的。現在有極廣大羣衆組織的政友會進而與法西斯派勾結了，這使法西斯派的實力增加不少，雖則政友會不是直接加入法西斯派，但是法西斯派在政治鬭爭中，因有政友會與其勾結，

105000
那自然是容易得多了。總之在反美濃部運動的過程中，岡田內閣的無力是益加表露出來，而反對岡田內閣的勢力是益加增長了。

至此岡田內閣爲要維持其統治，緩和法西斯派的反穩健派的情緒起見，其自身就不得不有補充。在反美濃部運動中，內閣審議會的成立，實質上就是補充岡田內閣的一種重要措施。此外牧野內大臣因有美濃部主義的思想，被迫辭職，而以前任首相齋藤子爵繼任，也是加強岡田內閣的一種重要措置。

在這種尖銳的對立之下，政友會想提出不信任案推倒內閣，內閣乃先發制人，於一月二十日解散議會。不過政友會對於新議會的選舉並不悲觀。因爲去年縣議員的選舉結果政友會的議員是比任何一黨都來得多，而現在經與法西斯派勾結就緒，則其第一多數黨的地位是可隨手而得的。如果如此，則岡田的首相職位就不得不讓與鈴木。但是事情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這次總選舉的結果政友會是慘敗了，甚至連其總裁鈴木喜三郎氏也在落選之例。按這次選舉的四百六十六席議員中，政友會僅有一百七十四席（前屆爲二百四十二席），而支持岡田內閣的民政黨則得二百〇五席（前屆僅一百二十七席），此外與岡田內閣保持着良好關係的昭和會爲二十席（前屆二十四席），國民同盟爲十五席（前屆二十席），而代表着合法的無產派的社會大衆黨則由前屆三席，而激增至十八席。這裏明白地告訴我們說：（一）選舉結果政府派已獲絕對多數而大勝，元老重臣的穩重政治還將繼

續下去。（二）無產黨的勢力則有驚人的展開，若將社會大衆黨的議員之外其他三席的無產派議員也加了進去，則無產派的議員已多於昭和會，而將成爲第三的多數黨了。法西斯派看到其同盟者政友會的慘敗，賴選舉而來爭取政權的企圖已歸泡影，同時其死敵無產派的聲勢益加浩大起來，這顯然是使他們精神上受到極度的刺激，而覺得前途茫然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於是二月二十六日東京的慘劇就發生了。所以東京慘劇實是表示着法西斯派與穩健派鬭爭的益加尖銳化，從其本質上來說，牠不過是日本社會機構中矛盾的嚴重化而其直接的動因則不外是這次總選中穩健勝利的結果。

三 東京事件對於日本內外政策的影響

現在法西斯派的叛兵是已經收復了，穩健派仍舊是支配着整個的日本。但是這一事變對於日本的內政與其對外政策上顯然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然而他的影響究竟是怎樣呢？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下面我們先從日本的內政方面說起吧。

因東京事變的刺激，日本內政上將引起怎樣的改變，其取決於主要元老重臣所代表的穩重派的關係是非常之大的。即現在法西斯派的叛兵雖已降服，但法西斯派的潛勢卻沒有因此而消滅。換言之，法西斯派進攻穩健派的企圖未必能因此而停止。這樣從元老重臣財閥們的見地上說，現在對付法西斯派的辦法只有如下的三種。即（一）認

一切法西斯思想爲非法，而對法西斯派予以嚴厲的壓迫，使其勢力大爲挫折，以維持現有的政治機構。(二)將政權讓與法西斯派。(三)繼續調和穩健派與法西斯派的對立。而對於法西斯派的壓迫更加嚴些，但同時在另一方面讓步也更多些。

上述第一種的辦法，顯然是很危險的。因爲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在青年將校兵士以及知識分子中已有根深蒂固的勢力，而且直至現在爲止，其勢力是在不斷擴大中。同時資本家的中間，因其利益與法西斯派所主張的政策相符合，對於法西斯派深表同情者也頗不乏人。如果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無顧忌地給法西斯派予以嚴厲的壓迫，企圖用強制手段來消滅他們，那末就將因此引起內戰也未可知的。這種策略想是穩重的元老重臣所不會採取的。尤其是在重臣中間，法西斯派也有相當勢力（如平沼麒一郎，荒木貞夫等氏），而法西斯派的本身又不過是代表現在日本支配階級的一分野。這使穩健派更加難以高壓手段來對付法西斯派。至於第二種辦法，則也不會實現的。因爲現在日本法西斯勢力雖然很大，但是相對說來穩健派的勢力顯然是遠過於法西斯派。這不但在現在的重要政治人物中是如此，而在民間也是如此。這次總選舉的結果，顯然表示着日本大多數的人民還是擁護現在的政府。

105001
第一與第二兩種辦法既然都難以實行，那麼剩下來自然只有第三種辦法了。這就是重新組織比現在更有力的「舉國一致」內閣，

一方面對於這次暴動份子以及其有關係人們加以重罰，同時更進一步來抑制法西斯派的活動。他方面在施政上則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給法西斯派以讓步，以緩和其仇視穩健派的情緒。這種政策顯然已被元老重臣財閥們所採行了。近衛文麿公爵因感對付之難而拒絕組閣，廣田弘毅雖接受組閣之命，但已遭軍部不合作而發生問題了，但擇此二人組閣，已足表示元老重臣所採取的政策是與上述第三種辦法相同。因爲近衛公爵與廣田氏等均爲無派別色彩之人物，既能聽元老重臣們的指揮，又不是法西斯派所最討厭的。

但是元老重臣們這種政策，顯然又引起了法西斯派的新反感，即當廣田弘毅氏受命組閣的消息傳出後，軍部中即起來反對，使廣田的組閣運動不得不即刻有流產之危險的。確在現在的條件之下，依元老重臣們的意志來組織內閣確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首先可以使穩健派信任，而同時又能使法西斯派不反對者，這樣的人物的確是一個也沒有。不過今後長時期中如沒有新內閣來替代實際上已經潰滅的岡田內閣，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樣若不是法西斯派再舉行一次更大的政變，使穩健派不得不屈服而組織法西斯內閣外，則依照着現在元老們的意志以穩健派爲中心的（舉國一致）內閣是比較可能出現的。將來組織「舉國一致」內閣者究竟爲誰，雖然我們無法預測，但是在法西斯派這樣嚴厲的反對之下，雖然將來的內閣仍保持着以穩健派爲中心，但恐也少不得有法西斯色彩較濃的人物參加吧。因爲不是這

105002

樣地對法西斯派讓步些，內閣似乎是難能組成的。

至於上述的內閣組成後，爲着緩和法西斯派以後的反對政府起見，政府在施政上給法西斯派以若干讓步，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內政方面，如法西斯派的政綱中所要求的，消滅元老重臣財閥們的問政等主張，顯然是不可能的，再則如統制全國的經濟，調整國內貧富的對立，當然是不能實行的空話。這只要看意大利與德國的實驗成績就可知道了。經濟上所能統制的，只有對外貿易，金融匯兌以及重要軍需原料而已，而且嚴格地說，還不是能夠澈底統制的。所以日本支配階級的穩健派在內政上的最重要問題實無可給法西斯派以讓步的可能。因之在今後的施政上其所能與以讓步的，只恐除了「加緊向外擴張」之外，別無他法了。

如果如此，則首當其衝者就是我國，其次爲蘇聯與英國的殖民地，但是蘇聯的國力強於日本，進攻蘇聯雖是日本法西斯蒂所願意的事，

意阿戰爭中的一個有趣統計

(註) 作者在日本時曾遇一愛國勤勞黨(即組織神兵團事件的一法西斯黨)的黨員白石者，前列的三條綱領爲作者與白石氏談話中歸納出來的，而白石氏也認爲是「簡單地說就是這樣。」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

但她因爲有種種關係常常表示猶豫。至於覬覦英國殖民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英國現在雖是困於歐洲勢力的束縛，不能用全力以阻止日本，但是因爲美國對日本的妒忌心甚重，若日本進佔英國殖民地，則英國將有與美國聯合的可能。英美如聯合攻日，則日本的勝利就很無把握。所以在這樣的國際陣勢之下，恐怕日本向外發展的目標，最後將更集中於我國，這想不是誇大推測之詞，東京事變對於我國實有非常嚴重的關係，希望吾國人士萬勿以此爲內變而忽視了其嚴重的對外影響。

意阿開戰以來，已經有半年之久，在這半年中，阿國的犧牲固然很大，而意大利的損失也不少。這我們一看意國的運大兵到東非及其他一切軍事費用之大，就可知道。據三月下旬意國衆院軍事委員會的報告書，意國派往東非的軍隊計有步兵七師，山地軍隊一師，黑衫黨軍六師，全數三十萬名，及備往東非之工人以建築道路及其他工事者，則有六萬人，在上數這個數目內，土著士兵與工人是不計算在內的。至在前線服務的救護隊計有一百二十隊，製用裝用之黃色帆布，共用去一五、八三七、〇〇〇公尺，其他布疋用去一九三、八九九、九七四公尺，工程隊所布置的電話線是達一、八九二公里，共用電話機五、五〇一具，另外造成無線電台一、〇八一座，化驗室七九九處，前線所用有刺鐵絲計重一二、四九七噸，運輸所用騾馬爲八七、〇〇〇頭，卡車一一、〇〇〇輛。意國商船裝運兵士至東非者，往返共計四百次，而運輸軍器之次數尙不在內。